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九

宋 王楙 撰

李陸娛老之趣

士大夫晚年不問家事自適其適非其胸中能擺脫世累未易及此僕讀陸賈李遷哲二傳深喜其得娛老之趣陸賈為太中大夫而歸家好時出橐中裝分與五子令各生產賈常帶百金寶劔乘安車駟馬從歌

鼓瑟侍者十人與諸子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之費極則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以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過數擊鮮毋久溷女為也李遷哲為刺史歸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里間第宅相次姬媵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童僕侍婢閹人守護遷哲每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醮盡平生之樂子孫叅見或忘其名披籍以審之二公臨老能自享如此是非高見邪其有斷斷焉計

較口腹疲精竭力為子孫作活至老死而不知休者
人之賢愚相去幾何哉

魏舒無聊

人在世間不必贏餘粗足伏臘心下無事子孫同樂此
政樂爾苟為不然雖官尊年高何益於事晉魏舒位
司徒年八十二官非不尊壽非不高然惟有一子一
孫皆先逝煢然獨處愁苦無聊天子於是下詔以安
之曰舒告老之年處窮獨之苦母怛然為之嗟悼思

所以散愁養氣增滋味品物仍賜陽燧安車出入觀
省或以散憂寵則寵矣樂安在哉僕謂當此之時不
如一介之士無榮無辱優游蓬華之下仰事俯育團
圞笑語和氣滿懷有足樂者理有不可致詰既與其
貴又與其壽又何不與其後以慰其心豈非傳其翼
者去其角乎天苟如是又何不裁其有餘補其不足
哉今與其貴又與其壽而不與其後使其悲苦無聊
則所與貴與壽者無補其為樂又不如不與之為愈

也不知天與其貴與壽者將榮之邪抑困之邪殆不可致詰也

賈逵傳誤

賈捐之傳云捐之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賈逵傳云九世祖誼文帝時為梁傅曾祖父光為常山太守宣帝時以吏二千石自洛陽徙扶風僕嘗考之誼仕文帝之初捐之仕元帝之初計文帝即位至宣帝末年百三十餘年誼之後方至三世而賈逵

傳謂文帝時之誼為九世祖而宣帝時之光為曾祖
自誼至光且七世而逮事四朝又何其太速誼視捐
之為三世孫視光為六世孫豈有三世孫仕元帝而
六世孫仕宣帝之理疑傳之誤

元白韓柳

世稱元白而元之所為視白為甚慙世稱韓柳而韓之
所守非柳之所及僕常求之元白韓柳始未嘗不同
所以異者中道而變耳元稹為監察御史動皆守正

及其名還次敷水驛與中使抗略不少貶由是獲罪
當是之時李絳崔羣之徒皆力言其枉是其所以與
樂天同也使稹自此確然不變終始一節亦何愧於
樂天哉奈何不能自守反附其徒平生志節於是掃
地子厚為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是其與退
之同為監察御史與王叔文相附此所以與退之異
也使子厚自入仕後不附叔文之黨又何慙於退之
也元稹附會小人遂得入相子厚附會小人反為終

身之累是積做著子厚做不著且子厚一廢不起較其所圖孰得孰失善乎劉高尚曰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

古人避諱

古今書籍其間字文率多換易莫知所自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僕不暇一一深考姑著大略於茲自可類推也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盧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

直厚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
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雉惠帝諱盈史
記萬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
諱啓史記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啟母石作開母石
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
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
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辦
嚴或者以為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

即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曜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晉人謂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齊太祖

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內中書為內史殿中侍御為殿內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廬為次廬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內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

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竝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竝作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普康隆龕

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至本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蠻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謀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改恒山為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宋緄會要作宋混鄭涌避

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賈炎改名嵩宣帝諱
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格石晉高祖諱敬瑭拆
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諱敬
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后
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
忠竇懷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
以憲祖字行後又避桓溫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
避明穆后母諱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

子書凡言長悉曰脩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
毗陵為晉陵唐避章懷太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文
館王館除會稽內史以犯祖諱會字以會稽為鄮稽
賈曾以父諱言忠不肯拜中書舍人韋聿遷秘書郎
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尚書以祖
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滑劾涵謂不避父名
少康劉溫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
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

同張孟談為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
李翱祖父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
石榴為金櫻改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
蜜為蠶糖偽趙避石勒諱以羅勒為蘭香宋高祖父
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以武成縣為武義縣古人
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聞見錄謂德宗立議改括
州適處士星應括州分野遂改為處州處州合上聲
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州宣和中

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避明
帝諱以莊為嚴合為莊州李祭酒涪謂晉諱昭改名
佖案說文自有佖穆字以昭為佖蓋借音耳公之論
如此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
轍之轍今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
前輩謂馬遷史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
非史記言談乎又謂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
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

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之類晉書與唐人文
字皆然緗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之蓋唐初為世
祖諱耳

王易簡詩句

遯齋閒覽云詩人類以解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
為外物然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徹答韋丹云相逢
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趙嘏云早晚粗酬身
事了水邊歸去一閒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

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
還自來是豈能忘情於軒冕邪僕謂人之官職要皆
自有定分無固不可強求有亦不容固避士大夫一
進一退貴乎順理非必以忘情軒冕之為高也觀三
公詩頗以易簡之言為當理然不若曰青山得意且
歸去官職有時還自來

餅粟鬢絲

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餅有儲粟亦無幾

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僕謂詩固言志然才人志士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且如樂天詩句率多優游不迫至言窮苦無聊之狀則曰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樂天之窘豈至是邪則知詩人一時之言不可便以為信其託諷

之意蓋亦有在正與宋玉大言小言賦之意同

禹錫平淮詩

隱居詩話曰人豈不自知及愛其文章乃更大謬劉禹錫稱平淮西詩云州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以為盡李愬之美又曰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年以為盡憲宗之美吾不知此句為何等語此隱居之言也僕謂詩人意到自有所喜禹錫之意隱居自不解耳豈可以目前之語疵之哉且如池塘

生春草之句亦甚平易是人皆能道者靈運至謂有
神助則靈運之意有非他人所能知也禹錫所謂州
中喔喔晨雞鳴譙樓鼓角聲和平所以見李愬不動
風塵曉入蔡州擒捕醜虜如此始知元和十二載四
海重見昇平年所以見憲宗當德宗姑息藩鎮之後
能毅然削平禍亂使人復見太平官府如此僕嘗味
之此兩聯正得當時之意隱居以為何等語是不思
之過也

子美悶詩

西清詩話曰人之好惡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悶詩乃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若使余若此從王逸少語當卒以樂死豈復有悶邪僕謂西清詩話此言是未識老杜之趣耳平時見青山白水固自可樂然當愁悶無聊之時青山白水但見其愁不見其樂豈可以常理觀哉老杜在蜀栖栖依人無聊之甚安得不以青山白水為悶邪曾子固謂以余之窮足以知人

之窮僕因知子美之言為不妄也

景仰前修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誤遂相承謬僕謂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僕觀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時明公如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東坡有詩曰不

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豈特俞清老之謬而已

張長公

唐詩中多用張長公事如陳子昂詩曰世道不相容嗟嗟張長公此蓋言張釋之子耳釋之子名摯字長公隱而不仕見推於時據南史又有一張長公簡文帝開文德省置學士以吳郡張長公與庾肩吾充其選陳宣亦曰昔吳國張長公耽酒年六十自言引滿大

勝少年時是則有兩張長公矣長公者猶言長卿長君耳前漢人語大率多用君卿公翁子伯叔孟仲季長次幼少釋此十五字有兄弟者往往以孟仲季長次幼等字為次第如張釋之字季其兄字仲計必有長兄字孟或伯者鄭弘字穉卿兄昌字次卿計必有長兄字長卿者杜延年字幼公攷世系表杜延年有二兄延壽延考而不著其字以幼公字推之計其二兄必字長公次公此理明甚張長之名自陶淵明發

之

髯奴事

魯直次炳之玉版紙詩韻曰王侯鬚若緣坡竹注王褒
髯奴詞曰離離若緣坡之竹鬱鬱若春田之苗按古
文苑所載髯奴詞乃黃香所作非王褒也褒所著者
僮約耳詩話曰潘十云炳之得此詩大以為憾炳之
僕曾大父也上字諱伯下字諱虎仕至戶部郎家有
畫像存焉髯而肥魯直此筆藏於家有過庭集三十

卷行於世舊有坡仙簡牘王會之挾老秦取之去今
不知所在矣

詩句紀時

張華勞還師歌曰昔往冒隆暑今來白雪霏劉禹錫曰
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見玄蟬我却回權德輿曰去時
樓上清明夜月照樓前撩亂花今日成陰復成子可
憐春盡未歸家皆紀時也此祖詩昔我往矣楊柳依
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之意方干詩曰去時初種庭

前樹樹已勝巢人未歸

度曲二首

漢元帝贊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瓚注
謂歌終更授其次引張平子西京賦度曲未終之語
為證師古曰應說是也大各切僕觀西京賦復引元
帝自度曲為證正如瓚之失是不深考耳二者各有
意義豈一律哉元帝度曲乃隱度之度音鐸如應劭
所注師古所音是也西京賦乃度次之度耳音杜豈

元贊之意哉注但見元贊有此二字故引為證而不
知其意自別古文苑宋玉笛賦度曲羊腸此語却可
以為證而又在漢贊之先注者不知之近觀藝苑雌
黃辨此二音頗與僕意合然亦不推原宋玉之語夫
豈未之考乎今人詞中用度曲二字類謂祖元贊非
也

三公官加公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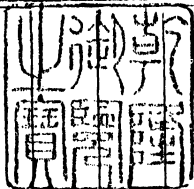
北朝多以三公官加公字為除贈曰司空公司徒公太

尉公是也而贈之者尤多如高允之徒贈司空公王
行之徒贈太尉公又如賀拔欽昔除司空公及薨贈
太尉公之類不一示尊崇之義爾僕觀漢孔廟碑
有曰吳雄為司徒公趙戒為司徒公知是之稱不為
無自矣

唯室青詞

唯室先生作追薦弟青詞有曰氣分父母孰如兄弟
之親痛切肺肝無甚死生之隔人以此四句為切當

於理僕觀白樂天祭弟文有曰親莫愛於弟兄別莫
痛於死生唯室此言蓋樂天意耳



野客叢書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

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頁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學正臣李 巖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煥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十

宋 王楙 撰

宣帝待霍氏

陳右史君舉論宣帝在民間知霍光驕恣日久以其親握天子璽而帝之未欲決去是以陽厚之以權而陰伺其間不約以禮而汰其慾以盈其罪此正與鄭莊公以京敞段之意同僕謂不然霍光何負於已而至

是哉以是心而待舊恩恐宣帝不應如此之薄僕觀
平日所以待遇光者無所不用其誠逮其死也所以
送終所以存卹其後莫不備至亦足以見宣帝拳拳
於光也顯等見權不出已出怨望之言僭侈恣橫凡
百不臣之狀視前有加帝明知之而或往往請治帝
一切寘而不問但不過奪其權而已且楊韓趙蓋四
君子稍有過累帝戮之不卹今霍氏禍稔惡盈帝豈
不能治之哉顧獨隱忍不發者是蓋念大將軍夙恩

之故觀其詔曰廼者雲等謀為大逆朕以大將軍故
抑而不誅冀其自新今禹等云云朕甚悼之茲正見
宣帝之本心使顯等稍自悛改則霍氏富貴將來未
艾奈何悖逆之節愈益彰露而不容掩匿苟不明正
典刑天下其謂帝何其勢不得不誅耳是則帝誅霍
氏大出於不得已豈復設筭以陷之哉斯言過矣

佛入中國

傅奕韓退之皆言佛自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此蓋論

其顯然者僕謂佛法之入中國其來久矣觀魏略西戎傳曰昔漢哀元壽元年博士景慮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傳浮屠經又觀劉向列仙傳序曰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則知漢成哀間已有佛經矣觀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得金人之神上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依其國俗又元狩三年穿昆明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道人

又知佛法自武帝時已入中國矣今人惟知佛法入中國自明帝始不知自武帝始也薛正己記仲尼師老聃師竺乾審是則佛入中國又不始於武帝

周侍郎詞意

苕溪漁隱謂周侍郎詞浮萍破處簷花落簾影顛倒簷花二字用杜少陵燈前細雨簷花落全與出處意不相合又趙次公注杜少陵詩引劉邈簷花初照日之語僕謂二說皆考究未至少陵簷花落三字元有所自

丘遲詩曰共取落簷花何遜詩曰燕子戲還飛簷花落枕前少陵用此語爾趙次公但見劉邈有此二字引以證杜詩漁隱但見杜詩有此二字引以證周詞不知劉邈之先已有簷花落三字矣李白詩簷花落酒中李暇亦有簷花照月鶯對樓之語不但老杜也詳味周用簷花二字於理無礙漁隱謂與少陵出處不合殆膠於所見乎大抵詞人用事圓轉不在深泥出處其組合之工出於一時自然之趣又如周詞午

妝粉指印窗眼曲理長眉翠淺問知社日停鍼線探
新燕寶釵落枕春夢遠簾影參差滿院非工於詞詎
至是或謂眉間為窗眼謂以粉指印眉心耳此說非
無據然直作窗牖之眼亦似意遠蓋婦人妝罷以餘
粉指印於窗牖之眼自有閒雅之態僕嘗至一菴舍
見窗壁間粉指無限詰其所以乃其主人嘗攜諸姬
抵此因思周詞意恐或然社日停鍼線張文昌句

生子錫賚

世說載晉元帝生子普賜羣臣殷羨謝曰皇子誕育普
天同慶臣無勲焉猥蒙頒賚帝笑曰此事豈可使卿
有勲邪後南唐時宮中嘗賜洗兒果有近臣謝表云
猥蒙寵數深愧無功此正用世說事而李後主亦曰
此事如何著卿有功故東坡洗兒詞謂深愧無功此
事如何著得儂又用南唐史中語僕又觀北史有一
事亦相類秦孝王妃生男隋文帝大喜頒賜羣官有
差李文博曰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受賞此

事亦然但其言差隱耳

晉帖

閣下法帖十卷淳化中所集其中多弔喪問疾國子祭
酒李涪所撰刊誤云短啟出於晉宋兵革之際時國
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羲之書首云
死罪是違令也僕觀書牘首云死罪自漢魏以來已
多如此不但晉羲之也恐非冒禁之故孔融繁欽陳
琳諸人書牋皆先言死罪然後云云晉宋以來如阮

嗣宗謝玄暉任彥昇之徒亦然僕又觀墨客揮犀謂
法帖中多弔喪問疾者蓋唐帝好晉人墨蹟舍弔喪
問疾之書悉入內府後歸昭陵無有存者惟弔喪問
疾者以不祥故多在人間二說不同

漢碑引經語

漢人專門之學各習其師所傳經書不無異同然當時
亦有假借用字所以與今人不同因觀漢碑中引經
書語疏大略於此靈臺碑曰德被四表張公碑曰元

亨利正蔣君碑曰遵五屏四劉脩碑曰動乎儉中鬼
神富謙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曰鄉黨遂遂朝廷便
便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費氏碑曰導齊以
禮有恥且格王君廟碑曰庶績咸喜張表碑曰畔桓
利貞范式碑曰徽柔懿恭明允篤恕薛君碑曰永矢
不愆嚴發碑曰鑄堅仰高此類甚多費鳳碑有曰泥
而不滓洪氏謂此涅而不淄非假借則傳異也僕觀
史記屈原傳有曰皜然泥而不滓劉勰辨騷則曰皜

然涅而不緇知此語尚矣洪氏不引此夫豈未之考乎東漢如熊君碑隗囂傳亦皆有是語不特費鳳碑也

萱堂桑梓

今人稱母為北堂萱蓋祖毛詩伯兮詩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其意謂君子為王前驅過時不反家人思念之切安得諼草種於北堂以忘其憂蓋北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

母也不知何以遂相承為母事借謂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傳注之學失先王三百篇之旨似此甚多正與以鄉里為桑梓之謬同詩意謂桑梓人賴其用猶不敢殘毀寓恭敬之意而况父子相與非直桑梓而已非謂桑梓為鄉里也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韓信之幸

韓信始伐魏既整師而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為大將

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擊魏益為疑兵陳船於臨晉而伏兵於夏陽以木罌渡軍而襲安邑虜魏王豹則周叔者信之素畏者也其才必在信上使魏用之為將則信將望風而服尚安能行木罌渡軍之計乎惟魏不用周叔為將故韓信得以僥倖以遂破魏之功也信繼伐趙廣武君者請奇兵以間道絕糧道勸成安君深溝高壘勿與韓信張耳戰且謂不出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其料敵如是之審決非為

嘗試之謀也使成安君聽其計則信耳之頭將未可保當是之時信蓋岌岌乎歛兵旁次覘其計之用與否也有報成安君不用詐謀竒計而廣武君之說不行信於是欣然大喜方敢引兵而下委蛇曲折得使輕騎入趙壁立漢幟以亂其軍斬成安君於泚水上是信破趙之功又僥倖於再勝矣信始歸漢平此二國最為功大而皆幸人之不然豈非天邪其後以之取燕以之拔齊勢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者又悉資於

降虜廣武君之策觀信解廣武君縛東向坐而師事之悉心歸問以進取之計則知廣武君料敵制勝之謀高出世表大足以服信之心如此然則周叔之不用於魏廣武君之策不行於趙而反行於信此信之所以戰勝攻取為漢家之人傑也與

名字相沿

前輩有云前漢有酈食其審食其名字相沿不知何義僕謂此必慕其為人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之為人

故亦名相如且名食其者不獨酈審二公也前有司馬食其見戰國策後有趙食其見西漢想酈生輩慕知食其之名自酈審始不知酈審前已有此名者又如前漢有金日磾後漢有馬日磾而晉又有段匹磾魏有于栗磾者

太上皇名

懶真子云漢初去古未遠風俗質略故太上皇無名母

媪無姓然唐宰相表叙劉氏所出云太公名端字執
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即漢高帝也高帝之父漢史
不載其名唐史乃載之此事亦可大笑僕謂太上皇
名已先見後漢章帝紀注中不但唐書也章紀注謂
名端一名執嘉與唐書所說微異而不注所自僕考
之蓋出於皇甫謐帝王世紀中不特此也如惠帝張
后文帝薄后以至薄父之徒皆有名字而史記漢書
本傳初未嘗聞也且太上皇之名母媪之姓不見漢

書者史氏不載耳馬永卿謂風俗質略上皇無名母媪無姓此說失矣

文王之囿

後漢楊賜傳樂松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章懷太子注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此云百里五里與孟子不同僕觀世說舉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蓋七十

里近於百里四十里近於五十里樂松舉其大綱耳
揚雄亦曰文王之圃百里齊宣王之圃四十里是亦
以文王之圃為百里文王之圃豈真百里邪章懷太
子不深考耳

晉元帝

隨筆云秦始皇乃呂氏之子楚幽王乃黃氏之子所謂
嬴芊之先當不歆非類僕考晉元帝乃牛氏子非司
馬氏也然西晉當懷愍之際國祚絕矣得元帝興於

江左顧以續二百來年祚司馬氏相傳才五十餘年耳而牛氏相傳乃至一百四十餘年雖司馬之廟不歆非類然賴以延其國祚此天假牛氏之胎以祐晉室決非偶然也所以當時有牛馬之讖云

青州從事

徐彭年家範其子問人稱酒為青州從事謂何曰湘山野錄云昔青州從事善造酒故云僕考世說與此說不同桓公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

平原督郵蓋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言好酒下臍而惡在膈上住也從事美官而督郵賤職故取以為喻

橋玄佚事

後漢書云玄舉孝廉補洛陽左尉時梁不疑云云棄官還鄉里後四遷為齊相考蔡邕碑云舉孝廉除郎中雒陽左尉云云解印綬去辟司徒舉高第補侍御史以詔書考司隸校尉趙祈事廷尉郭貞私與公書公

封書以聞辟大將軍梁公幕府羗戎匪茹震驚隴漢
西府舉公拜涼州刺史不動干戈揮鞭而定西域又
值饑荒諸郡饑餒公開倉廩以救之主者以舊典宜
先請公曰若先請民已死矣廩訖奏之詔嘉有汲黯
憂民之心遷齊相皆傳所不載又傳謂光和六年卒
碑謂光和七年五月薨

夜雨對牀

人多以夜雨對牀為兄弟事用如東坡與子由詩引此

蓋祖韋蘇州示元真元常詩寧知風雨夜復此對牀
眠之句也然韋又有詩贈令狐士曹曰秋簷滴滴對
牀寢山路迢迢聯騎行則是當時對牀夜雨不特兄
弟為然於朋友亦然異時白樂天招張司業詩云能
來同宿者聽雨對牀眠此善用韋意不膠於兄弟也
僕又觀鄭谷訪元秀上人詩曰且共高僧對榻眠思
圓昉上人詩曰每思聞靜話雨夜對禪牀施於僧亦
不為無自然則聽雨對牀不止一事今人但知為兄

弟事而莫知其他蓋此詩因東坡拈出故爾樂天非
不拈出別章之意然已灰埃矣大抵人之文章不論
是否得當代名賢提拂雖輕亦重不然雖重亦輕韋
詩固佳重以東坡引以為用此其所以顯然著在耳
目為兄弟故事

員貢二書

員半千上書曰臣家貲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
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云云此正

祖貢禹之意貢禹上書嘗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袒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二書之意一同是皆有是實而為是言非矯情飾詞也後世讀之純實之風可想而今人求外補只干譽以為異嗚呼率天下為偽之風甚多此特其一耳

千里蓴羹

晉書載陸機造王武子武子置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

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萹羹末下鹽豉或者謂千里末下皆地名萹豉所出之地而世說載此語則曰千里萹羹但未下鹽豉耳觀此語似非地名東坡詩曰每憐萹菜下鹽豉又曰未肯將鹽下萹菜坡意正協世說然杜子美詩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萹張鉅山詩曰一出脩門道重嘗末下萹觀二公所云是又以千里末下為地名矣前輩諸公之見不同如此僕親見湖人陳和之言千里地名在建康境上其地所產

蓴菜甚佳計未下亦必地名緬素雜記漁隱叢話皆
引世說之言以謂未下當云未下而漁隱謂千里者
湖名且引酉陽雜俎酒食而亦有千里之蓴僕謂未
下少見出處千里蓴言者甚多如南北史載沈文季
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羹非關魯衛梁太子啓曰吳愧
千里之蓴蜀慙七菜之賦吳均移曰千里蓴羹萬丈
名膾千里之蓴其見稱如此

明妃琵琶事

傅玄琵琶賦序曰故老言漢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
行道思慕使知音者於馬上奏之石崇明君詞亦曰
匈奴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配焉昔公主嫁
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
亦必爾也則知彈琵琶者乃從行之人非行者自彈
也今人畫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琵琶而賦
詞者又述其自鼓琵琶之意矣魯直竹枝詞注引傅
玄序以謂馬上奏琵琶乃烏孫公主事以為明妃用

蓋承前人誤僕謂黃注是不考石崇明君詞故耳

漢田畝價

東方朔曰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杜篤曰厥土之膏畝價一金費鳳碑曰祖業良田畝值一金按漢金一斤為錢十千是知漢田每畝十千與今大率相似僕觀三十年前有司留意徵理所在多為良田大家爭售至倍其直而邇年以來有司徂於姑息所在習頑為風舉向來膏腴之土損半直以求售往往

莫敢鄉邇世態為之一變甚可歎也

石凍春

東坡云唐人名酒多以春名退之詩勤買拋青春國史
補注滎陽土窟春富平石凍春劔南燒春子美詩雲
安麴米春僕觀鄭谷贈富平宰詩曰易博連宵醉千
缸石凍春知富平石凍春信矣觀白樂天杭州詩有
青旗沽酒趁梨花之句注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
為梨花春是又有梨花春之名李白詩甕中百斛金

陵春劉夢得詩鸚鵡杯中若下春

竝食天厨

今歲首門神有書曰口食天倉觀顧長康所畫清夜游
西園圖梁朝諸王跋尾有云圖上若干人竝食天厨
知此語舊矣

野客叢書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客叢書卷十一

宋 王楙 撰

郭解劇孟

漢書郭解為人靜悍師古注性沈靜而勇悍史記則曰
為人精悍非靜字也漢書又曰臧命作姦剽攻休乃
鑄錢掘冢師古注臧命作姦剽攻者臧亡命之人剽
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休乃鑄錢掘冢者不報仇剽

劫則鑄錢發冢也然驗以史記之文則臧命作姦剽
攻不休及鑄錢掘冢較之班史添一不字以乃字為
及字其文勢不同如此又漢書劇孟傳曰條侯為太
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師古謂乘傳東將者乘
傳車東出為大將也史記則曰乘傳車將至河南乃
知漢書誤以車字為東字而將字本方將之將非將
帥之將也

漢唐人巧閒之章

唐人奏疏乞退休多數幾當退孔戣之章是其一者如
司空圖三宜休李泌五不住之說僕嘗考之漢人乞
退之章嘗有是體如王鳳上疏乞骸骨謝上曰陰陽
不調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
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食之咎在於大臣非其
人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
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也

師古注青紫

石林云唐以金紫銀青光祿大夫為階官此沿漢制金
印紫綬銀印青綬之稱也夏侯勝傳取青紫如拾芥
青紫謂綬耳顏師古以青紫為卿大夫之服漢卿大
夫蓋未服青紫師古但據當時所見僕觀揚雄解嘲
紆青拖紫師古注曰青紫謂綬之色觀此語豈無見
耶然所謂服者佩服云爾漢人亦有以綬言服如蔡
邕章疏曰命服銀青曰命服金紫曰金龜紫紱之飾
非臣容體所當佩服以是而觀師古之注未為謬也

僕又考之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更名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既有金紫之號故以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晉時如王翹之嘗為此官而任選為光祿大夫就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為金紫是也是則金紫銀青光祿大夫之階萌於漢武成於晉非始於唐也

米價貴賤

前漢食貨志曰漢興接秦之敝民失其業大饑米石五
千人相食高祖令民就食蜀漢又按高祖紀二年關
中大饑米斛萬錢人相食令就食蜀漢皆一時事所
書米價不同恐稍先後亦未可知王莽末黃金一斤
易粟一斛晉愍帝時米斗二金是一斗粟易錢二十
緡一石粟為錢二百緡也後漢末董卓之亂百姓流
離穀石至五十萬唐潼關失守魯炅所守郡中米斗

五十千是一石穀為錢五百緡也梁侯景食石頭常
平粟盡米一斗七八萬錢是一石米為錢七八百緡
也自古米貴未有如是之甚者漢明帝永平間粟斛
三十正與唐太宗米斗三錢之價同東魏元象間穀
斛九錢趙充國傳金城湟中穀斛八錢漢宣紀穀石
五錢自古米賤又未有如是之甚者等一石穀耳賤
而至於五錢貴而至於七八百緡無乃太懸絕乎

二公言時政

虞預陳時政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恐吏卒之常少窮奢極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范甯陳時政曰方鎮去官皆列精兵器仗以為送故米布之屬不可勝計監司相容初無糾彈其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標異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役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裂土之胙豈應

封外復置吏兵乎今送故宜為節制以三年為斷二
公陳時政皆以送迎之費為言想晉時之弊莫此為
甚觀甯所謂送兵多者至有千餘家少者數百戶資
官廩布而力入私門有以見當時去官不卹州郡如
此而今州郡送故迎新交錯道路所費不貲而勢力
之家私占軍役不以為非者其殆晉之流風乎

魏徵蒯通

初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

謂曰汝何為離我兄弟衆恒懼徵容止自若對曰先
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語蓋祖蒯通之故
知爾初蒯通教韓信云云信既伏誅上召通曰若教
淮陰侯反乎通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策故自
夷如此如用臣計陛下安得而夷之其事雖異其意
則同是皆不以事敗而遽變前說要胸中有守而然
異乎倉皇失措遽變前說者也是以於此反有以見
知

壺關三老

戾太子遭巫蠱事與江充以兵相格上怒甚羣下憂懼
不知所出壺關三老上書訟太子寃甚力謂充銜至
尊之命迫蹙太子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隔塞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
寃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遁逃子
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其言甚當
上雖感悟而不為罷兵吏圍益急太子度不得脫即

自經繼而上知太子惶恐無他意而車千秋復訟太子
冤謂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
罪上大感悟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
所以然遂族充家而擢千秋為丞相至壺關三老竟
不聞尺寸之賞此甚與周生言霍氏事同所謂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也壺關三老班史不
著姓名荀悅漢紀謂令狐茂

古者金價

惠帝紀云視作斤上者將軍四十金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金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萬錢也後漢何休注公羊百金之魚亦謂一金萬錢緇素雜記引一金萬錢以證晉王導所市練布之價則是一金萬錢不但秦漢為然自三代至晉莫不皆然何千百年間金價一律如此今日之價視古又何倍蓰耶

少翁致神

抱朴子謂前漢書及史記皆云齊人少翁為文成將軍
武帝所幸李夫人死少翁能令武帝見之僕考史記
武帝本紀及封禪書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
術夜致王夫人貌又考漢書外戚傳少翁夜致李夫
人史記謂王夫人漢書謂李夫人二說自不同抱朴
子謂二書皆云李夫人謬矣徐廣注封禪書謂外戚
傳曰趙之王夫人潘岳悼亡詩曰獨無李氏靈彷彿

觀爾容又以為李夫人其不同如此王子年拾遺記則又曰李少君致李夫人於紗幕中不言少翁而言李少君

朝請

今呼朝請郎及奉朝請竝作上聲僕考漢書朝請其說有二一說漢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此合從去聲如竇嬰不得朝請王陵竟不朝請之類是也師古注才姓反又一說奉朝請無定員本不為官位東

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云者奉朝會請名而已故韓退之東坡詩並作上聲押是也

字人之官

古者字人之官甚重漢郎官出宰百里必其經歷稍深望實稍重然後畀以是任非如今日限以改秩之制其權既輕其責甚重往往人以為難且以後漢杜詩觀之詩始仕郡功曹有公平稱辟大司馬府歲中三

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還以狀聞世祖賜以祭戰復
使河東翦滅賊徒拜成臯令且詩自功曹超三遷為
侍御史又兩持使節方為縣令則其令不亦重哉惟
其望重所以人服權重不敢動搖是以一邑之治無
難能者觀漢碑嚴訢凡七為縣不以為煩蓋以此也
今人為邑得一滿秩如釋重負雖有過人之材孰肯
希於再試乎

正五九到官

隨筆云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
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必終於其位景業曰王
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乃知此忌相承已
久不曉其義僕觀前漢張敞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
地節三年五月視事其言如是則知前漢之俗未嘗
忌五月也然張敞在山陽監護驕賀其責甚難卒以
無事其後徵為膠東相亦不聞有凶橫之說又觀後
漢朔方太守碑云延嘉四年九月乙酉詔書遷衙令

五年正月到官乃知拘忌之說起於兩漢之後然又
觀獨孤及集有為舒州到任表曰九月到州訖乃知
唐人亦有不忘九月者因考諸州唐人題名見不避
正五九處亦多

漢諸君末年

前漢諸君末年甚有異者文帝十六年改為後元年其
說出於新垣平之詐候日再中以為吉祥故改元以
求延年之祚繼而詐覺而被誅矣文帝猶且因之景

帝即位元年至七年稱中元年又六年稱後元年至
三年而終武帝在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
後元而以二年終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
之後則疑若有盡乃不諱何邪自是之後不復建後
元之號矣然宣元哀三帝末年抑有甚異者宣帝末
年號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
月帝崩元帝末年號竟寧元年正月單于又來朝五
月帝崩哀帝末年號元壽二年正月單于來朝六月

帝崩事之符合有如此者或謂匈奴從上游來厭之故中國輒有大故此事殆不可曉也

借書一鴟

李正文資暇集曰借書集俗謂借一癡與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諺云借書一啗還書一啗後人生其詞至三四為癡或曰癡甚無謂當作瓶僕觀廣韻注張孟押韻所載瓶字皆曰借書盛酒器也故曾文清公還鄭侍郎通鑑詩

曰借我以一鑑餉公無兩瓶然又觀魯直詩曰願公
借我藏書目時送一鷓開鎖魚蘇養直詩曰休言貧
病惟三篋已辦借書無一鷓又曰去止書三篋歸亡
酒一鷓曰慙無安世書三篋濫得揚雄酒一鷓乃作
鷓夷之鷓近見漁隱後集亦引黃詩為證與僕暗合

丁晉公治第

丁晉公治第揚景宗為督役丁後籍沒而景宗貴顯乃
以其第賜景宗錢思公嫁女令銀匠鑿美造妝奩器

皿既而美拜官忠公以為妹婿向者器皿乃歸美家
二事甚異僕謂人自不悟耳天下之物去來無定安
可強執在己者以為我有哉豈獨物然雖天下亦莫
不然曹氏為漢平董卓董卓既平而受漢室者曹氏
也司馬氏為魏抗吳蜀吳蜀既抗而受魏室者司馬
氏也劉裕為晉北伐然北方既定而受晉室者劉氏
也天下事率多類此區區之勢豈足恃哉觀楊龔二
事甚與衛青娶平陽公主事同

班范議論

班史言淮南王謀反憚汲黯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
如發蒙耳其言止如此范史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
大義其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何至是哉二公議論
懸絕雖毀人亦然壞前漢之風俗者莫過乎孔光張
禹晉人謂光禹之罪深於莽卓使范曄作光禹傳則
必直書其罪而誅之也固則曰服儒衣冠傳先王語
其醞藉可也然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以古人之迹

見繩烏能勝其任乎其優游不迫如此以此見古人忠厚氣象

汲冢書

史記燕世家所載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此說甚背經旨前輩往往致疑戰國策亦有是語司馬貞注曰經傳無聞未知所由僕嘗考之其說出於

汲冢書汲冢書凡七十五篇出於魏安釐王墓中其
言大率與今經史相反如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
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
年非穆王壽百歲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
事非二相共和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國卜筮師春是
造書之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
繳書二篇論弋射法此類不一今崇文總目有汲冢

周書十卷

蔡邕女賢

羊祜父道先娶孔融女後娶蔡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
承祜時發與承俱病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發故得
濟承竟病死其賢如此與古烈女何愧後閱蔡邕傳
無聞烈女傳但載邕女為董祀妻者名琰字文姬喪
亂中為胡騎所獲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痛邕
無嗣遣使以金璧贖之琰不能死節更為生子謂之
烈女可乎史失去取其矣

古者糧給之數

古者糧給之數嘗考其大略周禮廩人中歲人食月三
鬴注云六斗四升曰鬴三鬴為米一斛九斗二升三
十日之食則日食米六升四合也魏李悝曰人食月
一石半五人終歲為粟九十石是一人食米五升也
漢趙充國曰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
斗麥八斛是一人日米八升一馬日麥二斗七升也
匈奴傳曰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糲十八斛是一人日

糲六升也後漢南蠻傳曰計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晉顧臻曰北方夷狄對岸外禦為急兵食七升兩漢上下糧給之數所得大略如此僕又考之古斛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所謂人食米八升者當今二升一合六分所謂人食米六升者當今一升六合所謂人食米五升者當今一升三合有半

重三

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僕謂三月三

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三月三日詩暮春三月
日重三此可據也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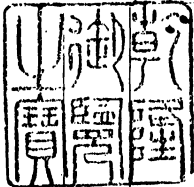
喉脣喉吻

或者謂文選沈約碑獻替帷宸寶掌喉脣尚書為喉舌
而以為喉脣無乃好異僕謂此語承襲已久不但約
也如宋趙伯符表曰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目送王
華等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掌喉脣宋孝武曲水聯

句臣偃曰喉脣廢職方思議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
脣之任宋志平南荆曲曰多選忠義士為喉脣喉脣
事如此之多且沈約所言不但此碑也於范雲墓志
亦曰乃作喉脣帝猷必舉是知此語非獨一處也僕
又觀崔駰尚書箴曰龍作納言帝命惟允山甫翼周
實司喉吻不但喉脣也又有喉吻之說是以胡宗愈
啓曰崇禁臺喉吻之司首巖廊股肱之寄

王建襲杜意

王建詩曰人客少能留我屋客有新漿馬有粟此正杜
子美肯訪浣花老翁無與奴白飯馬青芻之意僕考
杜意又出於傅休奕盤中詩曰惜馬蹄歸不數羊肉
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野客叢書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野客叢書卷十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蔣繼熊

欽定四庫全書

野容叢書卷十二

宋 王楙 撰

鄉生事不同

史記鄉生正傳與朱建傳尾所述鄉見高祖事不同太史公曰平原君之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豈非以此兩存之乎正傳所述與今班史一同曰鄉生聞沛公略地陳留其麾下騎士適里中子謂曰吾聞沛公

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輒溺之。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第言之。騎士從容為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召酈生入謁。見沛公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相率攻秦，何謂助秦攻

諸侯乎酈生曰必欲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攝衣延生上坐謝之生因云云沛公喜賜食問計安出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不滿萬人欲徑入彊秦所謂探虎口者也陳留天下之衝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使之令下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為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其正傳所言如此朱建傳尾則曰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

沛公暴露將兵誅不義願得口畫便事使者入通沛
公方洗問何如人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
注沛公曰為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
人鄉生叱使者曰吾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復入
報曰客天下壯士自言高陽酒徒沛公遷雪足延入
見之生揖沛公曰足下暴衣露冠將兵討不義而曰
吾方以天下為事未暇見儒人夫足下欲就天下大
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度足下智勇不

如吾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沛公謝曰
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乃延而坐之問
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足下欲就大功不如止陳留
陳留天下之衝兵之會地積粟數千萬石守壘甚堅
臣素善其令願為足下說之不聽臣請為足下殺之
而下陳留沛公從之於是酈生夜見陳留令說之陳
留令云云酈生夜半斬陳留令報沛公遂下陳留其
說又如此由前所說則沛公倨洗見酈生由後所說

則方洗見使者由前所說則謂陳留令不聽足下舉
兵攻之由後所說則謂臣為足下殺之其他語意詳
略多不同故備錄之以資閱史者

史記簡略

漢書兒寬傳曰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法吏寬以
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為從史之北地
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掾史莫
知所為寬為言意掾史因使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

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竒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漢書載寬事如此之詳史記但曰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湯湯以為長者數譽之才此數句而已不見所謂在廷尉不署曹之說不見北地視畜數年之說不

見還至府為湯作疑奏之說不見上疑奏即時賜可之說兒寬平生善處有此數事似此曲折皆不一見以至上問尚書開六輔渠議封禪事漢書歷載而史記皆不書何其太略也以史記而考兒寬行事不幾泯没乎大抵遷史失之略如丙魏等傳皆然

漢獄吏不恤

漢獄固酷獄吏尤不恤試撫數事周勃下廷尉吏稍侵辱之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韓安

國抵罪蒙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
曰然即溺之王嘉下獄獄吏稍侵辱之嘉喟然仰天
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死有餘責嘔
血而死蕭望之不肯入獄仰天歎曰吾備位宰相老
入獄牢苟求生活不亦鄙乎飲藥而死夫以宰相大
臣獄吏尚且不恤況其他乎是以路溫舒上書有曰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今治獄之吏上
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

之吏皆欲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獲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
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
者也溫舒一書深切如此使人讀之不覺毛竦想秦
槩之存於當時者莫此為酷觀勃等所云益可驗矣
鍛鍊周內文致其罪在漢已然況今日乎

經怪二字

曩歲平江鄉試有詞科人為考官出策題用經怪二字
莫知所自僕讀後漢蔡邕傳晉嵇康書皆用此二字

又觀唐人文集如劉禹錫皇甫湜書中亦多用之經
常也漢書常字多作經如曰難以爲經

披霧睹天

今用披霧睹青天事多指樂廣如梁孝元詩還思蓬樂
廣能令雲霧蹇駱賓王詩情披樂廣天是也往往謂
此語初見於晉不知此語已先見於徐幹中論曰文
王畋於渭水遇太公釣召而與之言載之而歸文王
之識也灼然若驅雲而見白日霍然如開霧而睹青

天晉人蓋引此語以美樂廣耳曹植謝入覲表曰若披浮雲而曬白日

瘡消二義

周官疾醫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瘡首疾鄭注瘡酸削也司馬相如消渴則所謂消中之疾也瘡首消中二疾既異而其字亦自不同後人徃徃不辨指為一疾鮮有別之者後漢李通素有消疾此正如相如渴疾也太子賢注消中之疾是已乃復引周官為證是以

消中痛首為一義以至玉篇廣韻之類皆以痛為消
病惟禮部韻痛字下注酸痛頭痛是為得之張孟抑
韻注酸痛頭痛又渴病雖明知二疾為不同是認二
字為一體矣

公門有公

田文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其言起此後曹植疏
亦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南北史引處甚多季彪曰
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此皆兼二者言也獨引一

句者如梁武帝曰暎可謂相門有相矣宋武帝謂王鎮惡曰可謂將門有將是皆祖田文之語爾而續釋常談獨推王訓王鎮惡二事以證將門有將相門有相之所自是又未知田文曹植之所說也晉王沈又有公門有公卿門有卿之語

王延扣冰

晉王延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踊出冰上取以

進母史臣曰王延扣冰而召鱗扇席而驅暑雖黃香
孟宗抑為倫輩僕謂不若易孟宗為王祥尤為切當
為母而致冰解王氏有二人前有祥後有延

江淹擬古

遜齋閒覽云文選有江淹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
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為休上人詩故事僕謂此誤
自唐已然不但今也如韋莊詩曰千斛明珠量不盡
惠休虛作碧雲詞許渾送僧南歸詩曰碧雲千里暮

愁合白雪一聲秋思長曰湯師不可問江上碧雲深
權德輿贈惠上人詩曰支郎有佳思新句凌碧雲孟
郊送清遠上人詩曰詩誇碧雲句道證青蓮心張祜
贈高閒上人詩曰道心黃檗老詩思碧雲秋雪竇詩
曰碧雲流水是詩家曰湯惠休詞豈易聞暮風吹斷
碧谿雲此等語皆以為湯詩用惟韋蘇州贈皎上人
詩曰願以碧雲思方君怨別詞似不失本意吳曾漫
錄但引樂天與唐上人對答二詩為證豈止此耶

王介詩

王介出守湖州嘗有詩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守從來
惡祝鮀生若不為上柱國死時猶合替閻羅後兩句
事見北史韓擒虎傳擒虎曰生為上柱國死為閻羅
王亦足矣夫子稱祝鮀之佞蓋美其有材耳謂衛靈
公不亡者以有祝鮀等之故左氏傳亦謂祝鮀排難
解紛賢者也介以諂媚者為祝鮀是狃於流俗之見
觀晉王沉為豫州刺史下教曰達幽顯之賢去祝鮀

之佞北史曰羣犬吠新客佞僮排踈賓望衛惋祝鮫
晒楚悼靈均知此說久矣不知佞有二義有才佞之
佞有諂佞之佞

藥欄

李濟翁資暇集曰園庭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
援非花藥之欄漢宣帝紀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漢書闌入宮禁率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有
誤者以藤架蔬圃作對僕謂此說固是然考漢宣帝

紀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非藥字又觀古人詩如
梁庾肩吾曰向嶺分花徑隨堦轉藥欄唐李商隱曰
水精眠夢是何人欄藥日高紅髮鬢王維曰藥欄花
徑衡門裏又曰新作藥欄成杜子美曰乘興還來看
藥欄許渾曰竹院晝看筍藥欄春賣花又曰欄圍紅
藥盛張籍曰借宅常欣事藥欄多作花藥之欄用也
近見茗谿漁隱亦引藥為證

如律令

資暇集曰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以為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遲也一說謂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令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有如律令之言按律令之令讀如零律令是雷邊捷鬼此鬼善走與雷相疾故曰如律令僕謂雷邊捷鬼之說出於近世雜書西漢未之聞也漢人謂如律令者戒其如律令之施行速耳豈知所謂捷鬼耶此語近於巫史不經之甚宋時有文書如千里驛行之

語正漢人如律令之意也

開八袞

以十年為一袞其說見白樂天集中詩曰年開第七袞
指屈幾多人是時六十三元日詩也又曰行開第八
袞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袞
蓋以十年為一袞爾近時壽聖皇太后慶八十而廟
堂有辭免恩例劄子曰昌運協千齡之會東朝開八
袞之期又曰慶闡開八袞之算三世奉萬年之觴盍

改開為登字

古人引用經子語

古人有引用經子語不純用其言往往隨意增減間亦有害理處如范曄曰孔子稱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范升曰孔子云博學約之弗畔矣夫賈逵曰孔子稱於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閻纘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崔元亮曰孟軻云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

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
乃寘於法此等語雖不無損益然不甚礙理如劉向
曰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袁著曰舜禹相戒毋若
丹朱按今尚書此語乃禹戒舜非舜戒禹謂之相戒
亦非如此等語似於當來之意未安也或者謂范曄
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中脫一道字
僕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曰貧而
好樂富而好禮

誅全甲

漢書載霍去病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
殺折蘭王斬盧侯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
子師古注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史記載此大
略相同但於短兵下無鏖臯蘭下一句於斬盧侯王
下却言誅全甲執渾邪王子徐廣注誅全甲一作誅
全甲此三字較之漢書所言甚失文理疑史記之文
傳流之誤後人不考因其誤而為之注耳

稱翁姑為官家

吳人稱翁為官稱姑為家錢氏納土蓋嘗奏過謂其土俗方言觀范曄臨刑其妻罵曰君不為百歲阿家其母云云妻曰阿家莫憶袁君正父疾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卧答曰官既未差眠亦不安二事正在南史知吳人之語為不誣也

男人傅粉

世說載何晏潔白魏帝疑其傅粉以湯餅試之其拭愈

白知其非傅粉也僕考魏略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
手則知晏嘗傅粉矣前漢佞幸傅籍孺閔孺傅脂粉
以婉媚幸上此不足道也東漢李固傳章曰大行在
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
容治步略無慘怛之心顏氏家訓謂梁朝子弟無不
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以此知古者男子多傅粉者

二公待宦官

後漢中常侍張遜權傾天下遜父死歸葬潁川一郡畢

至名士無往者遜甚恥之陳寔於是獨往弔焉後誅
黨人遜感寔故多所全宥秦少游論謂當時士風病
乎太清此寔之和所以為貴也旨哉斯言僕觀本朝
張茂則雖宦官之賢者也元祐間嘗請諸名公啜茶
觀畫諸公皆往惟伊川先生不往辭曰某素不識畫
亦不喜茶伊川所謂正與太丘反經而合道者非有
卓然之識烏能及此

卧雪二安

錄異傳載漢太雪洛陽令行至袁安門無路入謂安已
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於牀又先賢行狀載胡
定字元安時雪滿其室縣令遣掾排雪問定已絕穀
妻子皆僵二事甚相類皆雪中高卧皆縣令來撫問
元安袁安名字又相協安得不認為一事耶因思天
下有一事闕兩處者何可勝數如沈瘦事前有約後
有昭略望塵之潘前有黨後有岳書紅葉之鄭前有
虔後有谷致冰鮮之王前有祥後有延

灰釘事

劉錯注李商隱樊南集有代王茂元檄云喪貝躋陵飛
走之期既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恨不知灰釘
事前輩謂杜篤賦燔康居灰珍竒推鳴鏑釘鹿蟲商
隱彫篆如此僕謂此二字出於南史陳高祖紀九錫
策曰玉斧將揮金鉦且戒妖首震懾遽請灰釘商隱
用此耳後見藝苑雌黃亦引此辨與僕暗合

聯合古人句

僕嘗用古人全句合為一聯曰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
翔側畔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自以為工近觀漫錄謂
任忠厚有投時相啓正有此一聯但改側字為岸字
耳其暗合有如此者但漫錄不言所以不知上句乃
韓退之詩下句乃劉夢得詩韓曰翦翎送籠中使看
百鳥翔劉曰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

野客叢書卷十二